

国博两大展览分别亮相北京深圳

# 精美青铜艺术展现古代中国历史风貌



虎釜(西周晚期)

本报讯(记者 王 凡) 青铜器,古时称金或吉金,是重要的文物研究门类之一。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两个以青铜器为主题的展览分别在北京和深圳与观众见面,精美的青铜艺术全方位展现了古代中国的历史风貌。

## 虎釜:新时代·新命运

2018年11月,在海外漂泊百余年的圆明园流失文物青铜“虎釜”终于重回祖国怀抱,并于12月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日前,由国博主办的“虎釜:新时代·新命运”展览在京举行,公开展出了这件牵动着全国人民目光、寄托着中国人民深厚历史文化情感的珍贵文物。这也是国博鲜有的以单一文物为主题策划的主题展览。

经专家研究鉴定,虎釜为我国西周晚期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相关资料显示,虎釜原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劫掠后由其家族收藏。2018年3月,虎釜即将在英国拍卖

的消息传出,中国国家文物局立即开展多方面工作,推动虎釜追索返还祖国。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虎釜返还工作逐渐出现转机。4月底,境外买家表示愿将虎釜捐赠给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英国使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稳妥有序地开展虎釜的鉴定接收工作。9月,国博专家团队赴英对虎釜进行鉴定。11月23日,国博工作人员安全顺利地虎釜运回北京。

此次展览共分为三大单元,全景式展现了虎釜本身的器物特点和流传历史:第一单元“西周礼器 皇家旧藏”通过介绍虎釜的铭文、器型、纹饰和器座,说明该器定名为“虎釜”的依据,并以“釜”与“盂”的关系详解虎釜独特的造型及富于变化的各类纹饰;第二单元“山河破碎 流失海外”详细追述了虎釜被劫掠、圆明园曾作为“万园之园”的辉煌图景与被英法联军焚毁后的残砖断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扼腕叹息又愤慨不已;第三单元“跨国追索 回归祖国”对虎釜一波三折的回国之路进行了认真梳理。为了让观众更加了解“釜”这种青铜器种类,国博特从馆藏珍品中挑选多件同类型或同用途的器物供观众一同欣赏,同时还专门为虎釜

制作了虚拟展示,以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

包括虎釜在内的流失海外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可谓中华民族遭受百余年来深重苦难的写照和缩影。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许多珍贵流失文物由此成功回归祖国,青铜虎釜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范例。漫漫回家路,浓浓民族情。虎釜从流失海外到重回祖国并入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坎坷历程,再次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巨变。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日。

##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博物馆承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在深圳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国博珍藏的各类重要青铜文物148件(组),包括妇好鸂尊、龙虎纹尊以及天亡簋等商周时期的一批重要文物,力求向观众宏观展示这一专题门类的探索视角和科研成果。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大约经历了15个世纪。春秋晚期是铁器时代的初期,但新的生产力时代到来并未导致青铜工业立即衰退,反而因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促使青铜器冶铸再度绽放,因此战国时期乃至两汉时期,仍可见青铜器的辉煌。宏观来看,青铜器的发展史大约可划分为孕育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四个时期。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对青铜器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综观来说,不外乎五个关键字:形、花、铭、工、皮。以单字称名研究分类,颇有以往古器物学

的意味。若以科学考古学视角来看,则分别对应造型艺术、装饰纹样、铭文书法、冶铸工艺、腐蚀机理五大研究角度。此次展览正是以此五门为纲进行展示。

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其功能密切相关,因功能而决定器物的外形。第一单元“形——造型艺术”不赘述青铜器的造型分类,而是甄选若干形态风格精绝于时代者,旨在展示青铜器发展几个时期中独领风骚的艺术珍品。第二单元“花——装饰纹样”中择选的青铜器,轻造型而重装饰,意在反映具有典型时代风貌的装饰纹样,并解读纹样的思想内涵。借此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精神的投影,而且也能透析出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第三单元“铭——铭文书法”立足呈现青铜器铭文的发展脉络,包括铭文内容和书法艺术两个方面。这些铭文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书法的载体。第四单元“工——冶铸工艺”从各类装饰工艺的角度展示一些青铜器艺术品中的翘楚。单就研究起源而论,青铜器研究中保存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冶铸工艺一门。同时,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是冶铸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单元“皮——腐蚀机理”立足于腐蚀表象,通过一些斑驳陆离的样品,打破“青铜器因呈现青灰色而得名”这一常规误解,解读它们各不相同的生命历程。长久以来,青铜器腐蚀机理的研究成果被用作文物保护的重要手段,可以揭示文物诞生后的生命历程。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31日。



作册般甗(商代晚期)



子龙鼎(商代晚期)



蔡侯中尊(春秋晚期)



天亡簋(西周早期)



妇好鸂尊(商代晚期)

## 我与书法

□张恩和

我自小喜爱文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也写散文,还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路走来,算是圆了我的文学梦。

我也喜欢写字,写了一辈子字,也确实有人喜欢我的字,还有朋友为我办过书法展、出版过书法集。但我不是书法家,也没有想成为书法家。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级书法家协会,只能算个业余书法爱好者。我写字,并不以追求书法的精进为目标,而是以书法为形式抒发自己的性情。对我来说,书法和散文一样都是表现我思想感情的一种载体、一种形式。

这和我受启功先生的影响有关。我和启功先生结识、交往整整50年——从1954年考上北师大做他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和他在一个系共事,再后虽调往社科院但仍住在师大,和他比邻而居,一直到他去世,可谓近距离接触,从他受教,得益良多。我喜欢写字,学他写字的风格,和他接触,在书法方面受到他的启智和熏陶,自在情理和事理之中。

启功先生健谈,又毫无架子;我虽

然是他的学生,但他更多把我视为同事、朋友。我们在一起谈学问,谈世事,谈时政,自然也免不了谈书法以及书法界情况。他在外人看来是大书法家,但他不喜欢人家称他“书法家”,总说自己是教师,喜欢人家称他“学者”“教授”。他一直认为,书(法)是“技”,不是“道”,说写好字是读书人的本分。他常告诫学生,字写得好,没有别的本领,再好也不足称。启功先生对书法的看法和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我喜欢他的书法,佩服他的学问和为人。像他这样一位真正的大书法家都不把“书法家”当回事,我作为他的学生,自然而然也就没有把做“书法家”作为一种追求。

说来也许有人不信,几十年来我虽然聆听过启功先生谈论书法,有时也说说自己不知深浅的看法,却从未告诉过他我业余爱好书法,更未就书法练习和批改直接具体求教过他。按情理说,我长时间和这位大书法家就接近,若真是近水楼台请教些书法上的问题,争取多一些指导,以便自己能有所提高,也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事实上我却没有也不愿为学

书法去打搅先生。原因无它,一是我有自己热爱的专业,不可能用太多时间投入书法;二是看到太多的人为书法找他,先生为人随和,不愿取人情面,但有时也掩饰不住烦恼,流露一点怨言。在此情况下,我怎么还好意思就写字学书的事去占他的时间,给他添乱呢?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知道我也爱好书法,平时也学习书法,即主动要我写幅字给他看,并给予我极大鼓励。

那是钟敬文先生的哲嗣少华世兄找到我,说是其家乡梅州为彰显乡贤修建敬文广场,周围要树一批纪念钟先生的石碑,要我写几句话以便勒石。钟敬文是我敬爱的老师,我们相处也是几十年,非一般师生关系。于是写了一首七言,恭恭敬敬写成条幅交差。少华高兴之余立即传给了启功先生。据少华说,启功先生特别高兴,说怎么不知道张恩和也写字,让我再写一幅给他看。这事我本来只当笑话听了,没有特别认真,不想几天后在食堂门口遇见先生的内侄景怀说到此事。我说自己不过是业余爱好,先生事多,不想去打搅先生。谁知景怀非常认真地催促,我想,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便不管平仄格律,诌

成一首七言并写成条幅,送到先生家里。诗句是:“门外偷学两三拳,画虎未能反类犬。胆怯碍难取真经,心诚立雪亦枉然。”还给诗取题“有感呈启功师”。当景怀带着展开条幅呈给先生看时,他没有出声,从头至尾反复观看。我知道先生为人宽厚,一般都是说人好话,正面鼓励;他从不扫人兴致,有时我甚至觉得他过于宽厚,不免有失严格。我以为这次对我写的字大概也是如此,一定会说些肯定赞扬、勉励夸奖之类的话。不料先生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一边观看一边轻轻地又像点头又像摇头。待把条幅收起,他才郑重而又深沉地说了两句话:“好好写,要多写。”我深知先生的意思,没有要求他多加点评。对我来说,这两句话已经足够。

我之爱好书法,和我的性格以及经历有关。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但也有些业余爱好:喜欢唱歌、打乒乓球,有时和朋友下下围棋、打打牌,但更多是着迷书法。有学问家可能认为我“不专正业”,我则认为,只要有余力,多些爱好,或能活跃思路,提升精神,对身心都有好处。和别的爱好不同,练习书法不论时间,不要场地,无需玩伴,可随时随地在家里“临池挥毫”;心情好时可以

写字,心情不好时也可以写。又因为书写过程中要全神贯注,既能排除外界干扰,又能享受审美,提升境界,修身养性。几十年来,我的人生途中,风风雨雨,忧患不少,烦恼很多,经常是想集中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于正业而不可得。每当这时,我便利用一些零碎时间

写字,在墨海中神驰,借以调节生活,控制情绪,转移注意力。回首过去,还真亏有书法与我相伴,舒我困境,慰我寂寞。现在,我虽年已耄耋,别的爱好可以舍弃,只有书法仍和我紧相为伴,晨昏易替,长夜孤灯,她一如既往,怡我性情,给我快乐。

